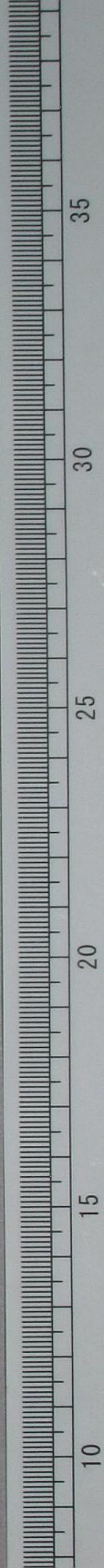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6
4



文庫 11
D 226
4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四

元 闕里外史行素著

黃山谷曰四民當世其業讀書種子尤不可斷絕有才氣者出便可名世矣此石刻在荆溪岳氏後為顯親寺僧有大方厓所得石背刻一詩云漁家無鄉縣滿船載襍乳鞭捶公私急醉眠聽秋雨皆山谷詩也至正丙申以後寺燬兵火此石不知存亡



011702039535

48-8724

宋末江古心丞相之養子某至元乙酉歲
為建康路同知總管府事常時祭祀有關
一日監修南城惟其妻在家忽聞中堂喧
闐出視但見朱衣吏數輩曰丞相在此當
肅拜其妻驚仆于地仰視一紫衣官人中
坐問曰同知何在未及應答聞厲聲曰豈
有為人後而祭祀有關者乎言訖而出少
頃同知自外歸呼其妻曰忽覺背脊間疼

若為人所擊者神思昏憤故今日早回家
其妻告其故同知驚惧即治具享祭明日
疽發諸醫不能療半月而卒其子某與先
叔生同庚乙亥又同學建康邵齋備言其
事夫人之貴有子者欲為祭祀之主也不
幸無嗣而養子如子惡可不事其父為父
養子既如是况親子乎不孝者以是為傲
按宋史古心諱萬里字子遠都昌人以蜀
人王楠子孺為後父子相繼投洛中據先

叔所書甚詳意猶投治後或不死亦未可知或無養別子亦未可知也姑記此以俟

山中茅葉可蓋園亭既堅且雅晴則卷雨則舒不漏水也勝如稻草即開花可止血者

箭葉鋪襯土橋能隔濕氣百年亦不朽壞即箭葉也稻草俗呼礮糠可築塞溝渠繼之以土雖百年再翻起黃色如新箭葉着

土護板久不壞二物非堅其性然也

世傳兔無雄者每歲既中秋月即成胎其夜清明則育嘗記二十年前偶剝一兔有二外腎殊不曉其所以然獨未遍考其眾果復有腎否也

虞伯生翰林云方言讖語皆有應時固無此理然有此事如天翻地轉人化獸獸為人戲言之事容或有之凡人^世事之有是言

必有是事又如劫灰宜數之類未可一一
論也

便如今日世傳五公
經堆背圖詩亦然

董樞碧云釋氏有言三世佛過去佛見在
佛未來佛其說甚好但以佛名稱之語涉
異端儒者所不道吾今以三世界言之可
也

潘多言嘗為黟縣教諭云縣有深山可入
數百里中有老民或百二三十歲者或自

言前宋年號者皆未嘗知有本朝也其山
忽陷崩發洪流出大木片長數丈廣二三
丈狀類海舟底宛如木釘相連不用鐵者
多言不曉其意一老民云此恐是前世物
遇天翻地覆遺下耳山民多不食鹽醬亦
未嘗識故能栖碧此謂過去世界也混沌
之物起自盤古豈世人止如是耶獨不知
盤古以先又幾千萬萬年也今之世乃見

在世界久而混沌如上世^了又復開闢如
盤古時此乃未來世界也吾又嘗聞金陵
城中人有于延祐間掘井深及數丈遇巨
木阻泉復廣掘木之兩頭處不得見遂鑿
斷出之長二三丈高廣數尺磨洗認之乃
香楠也此地宜非萬餘載邪乃有是木意
當時必江水也俗所謂海變桑田容有是
乎世傳此等事亦多矣未暇記耳

董生名毅字仲誠一名純伯父天台人寓
湖州潘公名嘉諸暨人游于杭博學詩
文先曾除黥縣教諭丁內艱服闋再往又
得是縣蓋江浙省注選恐吏作弊例以兵
卒用竹箸拓瓶中紙毬紙毬中書合注人
姓名謂之括闈一吏檢文卷對閱讀之惟
空人名讀至是闈云某處某闈兵卒採取
人名對此闈吏然後書之也嘉兩過是闈

豈非分已定乎嘉音
先人嘗勸人莫置玩好之物莫造華麗之
居每以訓戒子弟予聞之耳熟猶未能深
省也義興王仲德老先生平日誠實喜靜
惟好蓄古定官窰剔紅舊青古銅之器皆
不下數千緡及唐宋名畫亦如之獨無書
冊法帖耳至正壬辰紅巾陷城定窰青器
皆為寇擊毀寇亦不識無取者也此一失

也乙未復陷所存者又無幾惟附篋隨身
之物乃畫之高品銅之古器易紅之舊製
寄藏友人渡浙江時苗獠據杭州因寄托
之主喪乃取歸西山不一宿盡歸苗獠所
掠畫卷轉賣於市凡剔紅小梓咸以刀斫
毀無完器也此再失也時仲德翁已死二
載明年又不能保其餘矣所見多蓄者皆
不能保非獨亂世尋常傳於孫者誠空耳居

室亦然。亂離之後，煨蕩無遺，使人、知有此患，惟檢身之不及，何暇玩于物哉？李易安居士序其人之好蓄書卷，戒之甚詳。先人之訓，蓋目見耳聞者多矣。嘗云：諺曰：與人不足，攬掇人起屋；與人無義，攬掇人置玩器。攬掇者，方言猶從史也。蓋華屋玩器，皆能致禍。尚有一人為玩器，因得罪於時官，遂破家喪身。又有一人因華屋招訟，不

已，直至蕩產。此皆予所目見者，耳聞者，又不知其幾矣。可謂明戒。

月中影，世傳玉兔與桂樹。先師徐實庵云：釋氏說是山河影，未詳。今年中秋月倍明，因細觀之，果若山影，空缺處乃水也。釋氏不為無所見。

世傳陽起石無真者，欲辨之，覘其紋，有若雲頭，兩脚驚鷺，毫者是也。

材館先生惟鄉中有德行者為上文章次之
不得已則容子弟游學從師求真實才學者
亦在德行為先也浙西富豪之家廷館賓皆
不以德行館賓亦不以儒者自任所以往々
刁許有玷儒風至於破館主之家者有之今
日亂世猶有甚者往年無錫華氏曾有此患
今年太倉徐氏寓慶元為方氏職役家豪于
賫忽館賓許其通好張兵因此受害家資一

空蓋當時為主賓者皆不以禮主者特欲改
換士風賓者乃是圖口腹貨利耳初非若昔
之主待賓以誠敬賓報主以業者比也惡
可謂之賓主哉然此可為後來之戒
會稽王元章嘗請暑月著衣畏汗濕則用細
生苧布以薄金漆水刷過乾而後著則便且
涼也元章名冕善畫梅
古今無匹者美玉也蓋天地秀氣所結質色

大小各不同是以無匹者真可貴惜也古犀次
之畫卷則今之精者或能近古亦古之畫者
多非止一筆也是以多得而有匹也至于定
器官窰又其多矣皆未足珍貴也前輩論者
或有及于此因記之

相傳無錫有石刻識云無錫寧天下寧在惠
山寺泉之傍或云天下井舊咸置錫以滋泉
味蓋若與錫相便惟是邑無之或又云有錫

則民爭兵故名無錫皆未詳孰是

鷄卵與熟粟在午前食則佳過午後則能閉
氣

江西羅生賣碑刻者言天地初如卵形者指
雞卵也鵝鴨則不可擬矣此說近是

義興邵億永年一字惟賢暑月冠里漆巾蓋
取離汗也以葛為之用淡金漆水和以墨水
置葛其中染之乾而後製甚好

古云蘭艾不同根蓋比故家歟起也艾葉茂
而根淺蘭^葉少而根多耳
江湖術者說客不可延至家庭蓋起詞訟之
端誘破財之事容或有之無人每言之嘗親
見此遭患也

先人嘗言幼在全陵郡庠從戴率初先生游
先生每因暇即以方言俗諺作題令諸生破
如經義法一日命破樓字先君曰蓋嘗因其

地之不足而取其天之有餘先生大喜又命
以諺云寧可死莫與秀才擔子肚裏飢打
火又無米破曰小人無知不肯竭力以事君
子君子有義不能求食以養小人

故宋鑲金器四用金鑲化以銀器漬之凡數
十次猶如金之擺錫鐵器相類

故宋過府官及朝貴例蒙賜酒却于官庫支
給以鼓吹迎歸謂之迎酒杯杯是夾盞盞內

全外銀或內銀外金者予在四明聞史善可
說乃母項氏聞諸其長上先輩云因袁伯長
學士與乃子敬存家書中有謂迎酒杯者故
及此

故宋堅好剔紅堆紅等小样香盒箸瓶或有
以全作底而後加漆者今世尚存重者是也

或銀或
銅錫

諺云齧俗云聞香吸髓倚闌干言三險也花

心有小蟲齧之或作鼻痔惟臘梅最不可齧
諸獸骨髓中擊破有碎屑吸之恐傷肺闌干
臨水恐有墜折之患猶三件險處也此言雖
近亦可為戒

諺云巴豆未開花黃蓮先結子蓋黃蓮能制
伏巴豆毒也猶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同意嘗
觀宋史宣政之間女真叛契丹而謀宋南侵
之日韃靼亦反女真而舉兵矣正此謂也

山中私議人才列為九品以此世爵蓋賤虛
而貴實也一曰孝事親竭力移忠於君二曰
義盡忠効節經軫赴難三曰廉不苟取受知
耻尚儉四曰直真實不欺內外如一五曰謹
持守禮法行之有常六曰才謀辨雄畧濟事
於時七曰教博學于己推以及人其八曰隱
不事王侯高尚志九曰藝文辭書畫以技成
材

種竹之法古語云深種淺種多種少種最是
良法予治西園嘗一日成林彼時人事從容
工力畢具甚易為也且取竹於鄰里佃客之
家皆吾田土上所出者故不勞而辦也深種
者深壅畧土也淺種者淺開畦穴也多種者
連鞭三五竿或二三竿寧少種幾塚也若獨
竿則根少根少則難活縱活亦不能茂耳

小竹及公孫竹雲頭頂竹
几置盆栽者亦用此法

江西

製藥不可不謹四明詔卿言其鄉今歲有合
瘡丹者用砒霜為末搜和蒸餅盤晒於日而
二小兒不知食之一生一死生者食少急服
解劑也死者明日焚化腸已腐矣又往年鎮
明嶺一醫士嘗合黑錫丹母及妻皆貫服之
一日以他藥片^丸婦未曾題名色類黑錫母及
妻亦取服之一夕而斃可不謹乎書此為製
藥之戒

村民多采草藥療病或致殞命者蓋草藥多
有相似者似是而非性味不同愚民不能別
一藥與人服之不致於悞者寡矣嘗觀本草
云山陽有草其名曰黃精餌之可長生山北
有草其名鈎吻入口即死蓋此草絕相類而
性善惡不同如此又安吉朱氏親友有為子
腹疼人教以取棟樹東南根煎湯者子初不
肯服其父撻之既入口少頃而絕蓋出土之

根能殺人朱氏不考古之悞也此表兄沈子
成在安吉目擊其事嘗以戒人今醫家用桑
白皮本草云出土者亦能殺人可不戒哉
己亥秋季弟在上虞患痢疾亦服村民草藥
後為所悞雖更醫已無及矣蓋此弟不肯讀
書不交好人不習好雖市井輩是狎所以致
民亦稟氣受胎之賤且有不忍言者故耳
墮胎不可不謹妻母潘嘗在三月之期服墮

胎之劑至四閱月而旋旋下血塊或腐肉塊
蓋受毒爛胎之故也或懼孕育之繁者夫婦
之道亦有有術蓋以日計之也不然則在三
月之間前兩月之間服藥猶可過此則成形
難動必有傷母之患今人或以村婦法用
牛膝等草帶于產戶者深非細事不致於損
絕者鮮矣嘗見漂上親友李漢傑其妻黃氏
冒姓孔女者凡數十孕多男子憚夫產育之

勞苦服姜桂行血之劑過於三月後胎雖不墮漏血不止醫者所親殷國村憂之但飲以補血之劑因懼不能止所以生之也此亦是一法及十月而產乃無胞之兒蓋因形成而被毒藥所腐胞衣以致常時漏血也可不戒哉吾近以家人多產又在客中不使嘗服墮胎之藥既過三月不動則易以安胎順氣之劑以防護之耳

人家服藥須是關防或被媪妮所傾別添水煮則味不能功也或悞墮他物與藥相反則傷人命或雜亂悞授于人服之冷熱不同悞增病證若是多矣不可不戒嘗見趙希賢云趙冀國公府凡治家事各有局次如葺藥必在外院幹者輪日掌之名籍日記簿以憑稽考遇某夫人某宮人某直閣某乳媪及賤妾輩有疾外院書名懸牌於盪托之上覆定然

後送入內院飲別問藥次第嘗之人家雖不能如此或倣此防閑亦好
五苓散隔年者澤瀉必變油服之者殺人惟見一方云治項骨倒用隔年者餘皆不可不謹也

吾鄉王中陽製滾痰丸療疾甚妙然亦有害人者徒常熟常聞一官甚壯實每患痰熱即服之後因患脾瀉脈絕以致不救蓋過於此

劑也然此劑止可推利疾熱疾平則已不已則傷元氣豈可以素壯實而自欺也人非純陽真人焉能保其無七情之害則有損非純陽也

平陽王叔璘為嘉興郡照磨丙申年避地與予同寓上虞時乃嗣本元終廿五歲未娶因納妾于外未免過度于酒色自南臺宣使間亦來上虞忽患瘧疾載且膿疥遍身因久病

脾虛腹脹足腫悶藥於予予曰當實元脾補
腎去濕則可矣宜用厚朴乾山藥白朮木香
之劑未過五日已不喜服遂信房主者徐生
引至柑醫使與其針腿膝間放水少頃即死
悔無及矣庚子月甲申日也人吾親友楊文
舉乃嗣元碩於乙未年夏秋之間亦患瘧生
疥如王本元但無虛損下元之證因服葶藶
末而愈蓋利水道也嘗此以記之

上虞陳仁壽字景禮嘗應寫金字經生員為
人有交情嘗言一日過江西舟中遇漏雨醉
卧濕蒸之所遂患骨節疼軟逾年尤甚因往
杭求醫用針法治之一針竟不能步疾倍
于前時怒而舁歸自此不得痊矣甚怪異手
足指縫間始患腫毒久而潰膿盡微露白
硯如骨以手捻之即出稍軟見風堅白如粉
色若此者不知其幾也凡肘膝有骨節處皆

患遍筋骨拘攣不能舉動終身廢疾每恨無
名醫不治猶可因治而成廢人蓋其初時曾
酒色過度風濕慢之久矣亦是冤業所致如
此至正戊戌秋會于後山月餘因談及之
先君初欲仕時頗厭冷官既授上元縣學教諭
不就江淮行省尚書省又授常州學正亦不
就豪氣英邁必欲即能濟時行道者遂薦為
歲貢儒人吏書往宣城時安吉凌時中石岩

為憲幕賓一見甚喜石嗣懋翁師德正讀書
侍師作蘭花詩石岩暮歸即命同賦有風流
得似謝家郎之句石岩稱賞已懷建康邵牒
而去越三日忽告先君曰公又且撥置在此未
遲也子宜歸豈有謁人求仕者乎先君聞之
不樂遂飄然以不就此職而去且對其館賓
曰吾以凌公長者故相投耳非千里謀謁也
公既不我識我亦不就此謀矣人生豈止於

是耶館賓即白於王者遣僕追之先君怒而
登舟矣石岩更大喜曰吾所以試之乃灼見
其英氣如此公文已就言待其未至澡上隨
令隸卒發牒取補書吏也及先君未到家而
江東廉訪已至連康轉下溧陽敦請矣先輩
作成人如此未嘗輕許既就亦未嘗有矜色
先君極感之時至元甲午春也是年以入仕
獲免沈家雖泛差役舖夫賤隸本州悉除放

之因先君之功也特與貢仲章交乃翁南漪
一見深喜之至欲納為婿每折行輩分貧賓主
如是交游寓秀野堂者二年後數相見敬愛
如初先君每歎先輩仁人之不可及也又憲
使盧公疎齋惟相推重一游一燕未嘗不以
先君同處或賦詩詞必先書以見示其前輩
氣象如此一日廉使容齋徐公云書中有女
顏如玉戲謂先君曰試為我屬一對以俗語

尤好先君即應之曰路上行人口似碑容齋
大喜又一日有歌妓千金奴者請贈樂府容
齋屬之先君即席賦折桂令一闋容齋大喜
舉杯度曲盡興而醉由是得名亦由是幾至
被劾而以容齋人品高且尚文物之時偶免
此患若是今日亦無此等人物亦不敢如此
倡和風流也其曲令書坊中已刊行見於陽
春白雪內題但作徐容齋贈云又嘗以律詩

呈容齋公公喜而書于後曰吾退之天資穎
異筆力過人擅江淮之英本鄒魯之氣觀此
佳作未能走和甚覺吾老邁矣吾退之當勉
力為政以繼前修則吾深有望也汶叟徐琰
題

先師趙德輝先生嘗言溧陽儒學祭秋丁夜
諸儒執事者皆來忽一儒驚見黑旗白字大
書云本洲城隍監祭須臾被擊而死蓋此儒

患痢疾未滌衣服堞穢廟殿故遭譴也常人
欺心學事不思報本且壞亂學宮者其可免
耶

建康路儒學至元以後有一儒人竊學糧沮
壞教導日橫于學宮一夕得病且狂呼其妻
曰吾被子路所擊痛不堪忍也言訖而死先
君目覩其事

衢州學霸王杞者久占出納之計半為已資

橫行積久會先叔祖平齊府君來教授時稍
防閑之杞積忿遂欲誣于憲司是夜忽見子
路叱之曰孔君聖人孫子仁人也汝敢加害
邪鞭擊其背即患疽發七日而死金陵李懋
子才嘗作傳記其事

太平路學一儒人甚貧或告之曰可拜先聖
七七四十九夜即得金儒甚癡愚果如其言
往拜之或者又偽造錫錠潛置殿側儒見之

喜或者窺伺其所得即求惠分惠儒者辭以同
貨或者竟強持去乃笑曰我持戲爾耳儒訴
于學官云或者奪我白金且其所得始不如
此官詰之曰或者不可以假金誑儒欲免罪
當償真金儒者得金遂奉父母育妻子人咸
謂儒者貧而誠所以得金聖人不能以金與
人故假手于或者是亦可異可笑之事也從
父諸暨君嘗言及此蓋目擊其事云

義興蹇克誠久竊食于學宮未免詰黨行蠹
一日因事逮及拘于常州久不能脫忿而自
刳究出外腎血流滿床席由是召保放歸此
亦作惡之報或有他惡未之聞者也蹇之祖
宋末蜀人溧陽楊浚久占學宮出納之計凡
飲食居止皆是學中資也子能聰明讀書一
夕而死餘子雖在作惡無行可見報應也如
此深甫晚年貧困鬱々而卒嘗聞前輩言學

糧不可妄食必有報應若果賢而貧無所依
則食于學此分內事耳苟無行強受學糧必
貽神人之怒且無故而食農夫汗血之勞豈
無報應吾見如此者亦多矣至如無功而食
官之祿亦然不及于身則在于孫事之必然
也

種蘭之法古語云喜晴而惡日喜幽而惡僻
喜叢而惡密喜陰而惡濕蓋欲乾不欲曬烈

日欲隱不欲處穢處欲長苗至繁則欺欲潤
不欲多灌水當以碎瓦屑火煨過伏濕處出
氣後却細和土置于蘭之著根可離水而常
暖也又以煨煮雞鷲毛湯積芽而灌之灌必
徐徐使潤不宜太濕太濕則根腐矣抽芽謂
之發箭至發箭時當以隔宿冷茶水灌之能
發其芳也懼其瘠則稍加以糞土糞土之法
用山中黃土搥細真沃之曬乾待其無穢氣

後漸加于盆面過灌水則肥自上而入不至
傷也又云有竹方培蘭即喜晴惡日喜幽惡
僻之意常置踈竹林中縱遇晴亦無烈日遇
雨不致太浸蓋以此也蘭本出廣地者為上
葉短而柔廣而澤根如大香附狀最香閩次
之慶元之昌國州近見一種亦好土人名曰
鐵幹蕪出小沙寺山上可與閩本伯仲者也
春開曰蕪夏開曰芷秋蘭冬開曰蕪皆一幹

而數花凡今之諸山所產葉狹而勁一花或
衆花者幽草也非真蘭也廣閩昌國者或有
一幹一花多在春開亦好但香淺耳象山縣
山中及鄞縣育王山中亦出一種象山與昌
國同

義興縣卽億永年一字惟賢宋熙寧三魁之
後也世稱紅樓邵家乃祖于嘉定間抄寫雜
記一帙中載一詩如識語云壬辰癸巳這一

昔人々災死盡無棺狗拖屍首心猶顫鴉啄
烏精血未乾丰畝田埋千家塚一家人哭兩
三般說與南方卿與相任他石佛也心酸常
時見此皆不為意及至正壬辰癸巳之間兵
事大亂絕與此詩相驗猶觸景而作者溧陽
潘毅士弘幼年在廣德山家亦見此詩正不
知何人所作是宋之何年時也却與今日壬
辰癸巳符合豈偶然哉

平江始築城時某處城數丈築而陷者三於
是深掘其地偶得一石方廣三尺刻云三十
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脩張掖同音例
國不祥不在常不在洋必須款々細思量且
十水莫愁米浮屠倒地莫扶起修古岸重開
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東頭鯉魚山上
游星從月東過會在午年頭木行云唐癸丑
三月三日立時至正辛卯秋冬之間民相傳

誦竟不曉其識至丙申春城陷張九四據之
明年秋納款始有人云張起謀時止十八人
若史周李嚴等也又測鯉魚山上游者高郵
也星從月裏過者橫丹也三十六者四九三
十六也皆未盡詳明其意亦未知應在何事
開河之說却是賈魯平章為之天下遂亂浮
屠倒地者自亂後寺觀皆廢僧徒遁去以置
軍寨此二事頗相應常記社清碧先生在杭

城時至正癸未歲忽言天下不久當築城築
城後自此多事南人多得大官但恐得官時
五更雞叫天將明無多時光也自後皆驗杜
公臨江人寓武夷陰陽術數之學長于天文
地理但心術未正弄黃白左道識者鄙之尤
好博古能篆隸予賞從其問地理法又國初
嘗有術者言此地當變荆棘在八十年後今
果如其術者云

大興土木之工必主不祥蓋土神好靜或動
作則不安輕則工者僕役見咎重則禍災及
主人吾嘗見^長官好興土木修廟宇者皆不
得美任雖未究其事理亦勞民動衆俾土神
不安之所致也人家承祖父舊居最好不得
已則修營無妨然亦看授時曆前所
諸神殺方位處合宜避之此不可不信也雖
云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然亦不可執而忽

之當詳審耳

錢唐張炎字叔夏自號玉田長于詞曲長賦
孤雁詞有云寫不成行書不成字只寄得相
思一點人皆稱之曰張孤雁有山中白雲集
首論作詞之法備述其要旨

茅山冷水澗雨過泉流太急則衝出一等白
石土人收而斲成器用或杯或帶或笠珠或
刀靶瑩然如玉惟欠溫潤耳間亦有潤而如

玉者必砭硃之異種也頗艱得蓋堅而難琢
不多出故也

諺云蒼蠅變黑白蓋蠅糞汚物過白則黑過
黑則白世以諭夫君子小人相反也

海濱有蚶田乃人為之以海底取蚶種置於
田候潮長育蚶之患有斑蠟能以尾磨蚶成
竅而食其肉潮退種蚶者往視擇剔而去之
四月十六日浙西卜水旱云月初早則早退

則潦嘗記父老云己巳年日方沒未久而月
已高其年大旱又卜是日宜陰不宜太晴亦
不宜大雨浙東占四月八日晴及東風或南
與北風亦好宜二麥若雨及西風則損二麥
每歲六月一日三日六日晴則旱雨則潦陰
則平每歲朔喜東風惟十日朔宜西風則夏
米平

磨鏡者以鉄片六七葉參差銜繫之行市則

搖動使其聲聞於內院如雲響枝之音謂之
透閨

國初有人自稱林和靖七世孫杭人戲贈詩
曰和靖從來不娶妻如何七代有孫兒不是
童種與鶴種定是瓜皮搭柳皮至今傳誦以
為笑具孟託人妄托遙々華胄也

又一士作詩喜聯對句有云舍弟江南死家
兄塞北亡詢其所以惟一身寔未嘗有兄弟

也時人續之曰只求詩對妙不怕兩重喪至
今以為妄作詩求切對者之誚

園丁以棕絲攀結花枝最為損物往年嘗買
杭城燻桃千葉紅白者數盆花謝移植于地
枝榦長茂高即五尺忽大風枝皆折視之有
棕在骨被拘束不能長但長皮耳遍觀拘縛
處莫不皆然予即以小刀直割斷其棕絲庶
幾可以長大骨肉矣至次年則無吹折之病

此花木之受害豈淺淺哉蓋棕不腐斷且桃
枝膠多易長故也他木亦然于是初買即斷
其棕任其直榦橫針裁于後皆成大樹于性
不喜矯揉者忽見園丁如此即以理論之
鄞人多虛詐不實皆江水長落不常俗性亦
由是習成予自至鄞凡四載若親戚鄰識未
嘗見一言之可信一人之可托者最是無耻
無義得利于已則與人往還不得則遽變絕

交明日得之又後往還或假借不合意又有
絕交之情此只是土人待他處客也使客乞
假于土人終歲未之聞也吾姪壻柔氏子無
情尤甚若非世人類者其妄誕譎詐浙西未
嘗見之亦未嘗遇此等親戚也細民多不務
寔好飲啗酒肉無一日不買魚腥酒食吾鄉
則不然小民終歲或未嘗知魚肉味者簡儉
勤苦又非鄞人所聞見也鄞人寧飲啗而至

於貧無衣食者有之其不務寔非類人俗則可知矣所以湯伯溫薄其風俗嘗云有男未娶寧過于半百有女未嫁寧可為尼姑必待承平歸浙西江東然後為之未足晚也伯溫然亦多^妄誕此言最有所見吾頗然之

許敬仁祭酒魯齋子也學行皆不迫于父以門第自高嘗忽傲人每說及乃父奉旨之榮口稱先人者不一四明袁伯長亦以訛謔為

習常嘲敬仁敬仁太薄之伯長嘲之曰祭酒許敬仁入門韃韃喚出門傳聖旨口口稱先人蓋敬仁頗尚朔氣習國語乘怒必先以阿刺花刺等句叱人咸以為誚也鄧文肅亦薄長^伯以謂有海濱滑稽之風耳

乙酉科取士不公士人揭文以謗之云設科取士深感聖朝之恩倚公行私無奈吏胥之弊豈期江浙之大省耐禹疇之小劉云

其間亦言開元王彌叟囑托之過者不一雖
是不得第者之言亦因取士不公之誦也後
云一樣五千本印行

四明王厚齋尚書好博學每以小冊納袖中
入秘府凡見書籍異聞則筆錄之復藏袖中
而出晚年成困學記聞可謂遺訓後學者矣
國初袁伯長孔明遠史果齋嘗登門請教者
惟三人焉明遠諱昭孫時為慶元儒學教授

時伯長方十二年不過隨衆習句讀已耳
袁伯長家字號以九字為則取相生之義水
木玉日人心示言金石絲竹蓋以日字至竹
字也

石蓮數百年不腐常見築黃華小莊基時掘
地數尺得石蓮數枚其堅如鉄置淺水中則
復生考其地乃宋嘉泰辛酉所築其初是
蓮花水蕩也所以道家服蓮肉亦有所因

金陵李恒字晉仲楊通微女兄之子文舉之
表兄也進士出身頗稱廉簡然以家貧嘗五
分取逋息作文鬻錢是以賤隸庸人富室等
皆得易而求之嘗為小吏凌立義之父作墓
志時人亦以是薄之尤善小篆性執僻而強
鄉里鮮與交者祖居深水所以自稱中山李
某也

前輩多言推人五行定休咎今以受胎日時

為準但以所生時甲子合得十月數某甲子

是也如甲子則推己丑甲與己合也乙丑則

推庚子之類乙與庚合也又云唐宮中如此

未詳

誘云無土不成人蓋謂有田可耕誠務本也
所以術者推人五行亦以無土為忌先人嘗
戲言田字云昔為富字尾今為累字頭此確
論也人生居鄉里處田園之樂可謂足矣既

欲多買田買田多賦役由是而日繁於戶役
則小人兒隸之輩皆得易而悔之可謂累矣
有志者但守舊田廬足供衣食使富于田亦
必擇其中下等者鬻于他姓常食勤力取儉
可謂福矣

字識容或可驗雖曰偶然亦自可笑先人嘗
言棄哥拜相術者測其止有四十八月之位
更作相哥術者人曰也只是四十八月既而

果然又溧陽南門開鮮庫始議名允定二字
計十七畫疑其驗數止十七年更作曲阜亦
是十七畫豈偶然耶自壬子歲開張頗覺稱
意至戊辰以後漸漸不資長雖不虧廢隨得
隨消終不及前矣又允定大行是趙丞相信
庵以水泊之所築堤遂為良產三十餘年而
國難兵至趙不能有轉鬻于呂平章呂至三
十餘年子弟不肖廢其業始為吾家所有主

四十年今為盜所陷一佃榦蔣士龍者偶言
及此未必無定數存乎其間以此推之何必
枉圖也哉吾嘗論此家猶國也周之八百年
仁厚以延之也秦止于二世暴虐以促之也
治家者戒之

相哥事載郭霄鳳雲翼江湖
記聞前集第六卷藝術門

河南歸賜為翰林學士性廉介多有陰德在
鄉里因治圃亭鋤地見白金錠滿窖錠皆鑄
成字云天賜歸賜笑而掩之曰焉有是理

吾何德而可受此哉竟不復顧當時所役咸
知之後過范孟清叛舉家逃避他所事定始
歸及見圃亭側若經發掘者視之惟失十二
錠復笑而掩之後因宦遊過荊陽湖舟中聞
稍人喧闐賜問故稍人曰一竹稍隨舟尾而
行欲撈之重不能賜曰不可湖海中多盜劫
人物以首級填其空箱往往有之切勿撈也
稍人因以篙推之使去越三日至某處城下

其箱沂流亦至浮於舟之前稍人得之乃白金錠也以其廝役同見亦分二錠上皆有天賜歸賜二字四字稍人咸曰舟中官人姓婦恐當受此物乎廝役遂走報賜曰箱中之物皆白金錠也錠上皆有爺爺名字某當分得其二總計十有二錠賜聞之皆叱其還於稍人勿^有其分賜因感歎久之為驛吏所知言於某處官司遂捕稍人者婦之賜賜力辭不受

後聞於朝奉旨別以公帑之全隨其數而賜

之云

賜字
彥溫

蕭先生名軒字維斗講學一本於朱子嘗閑居夜夢一大鳥飛集于屋上晨起戒僕廝凡有客至當報我及將暮無人先生步出門外遙望一人頽然而癯昂藏如瘦鶴荷一高肩擔至門則弛擔通謁刺姓名曰孛朮魯翀先生一見即喜意謂夢中所驗也遂進而語甚

聰敏問嘗讀小學書否曰未也時年已二十
餘矣先生曰我以朱子教人之法而授諸生
必先由小學始子雖讀他書多願相從者必
當如是辨曰百里相從惟先生言是聽自講
學三年皆經學務本之道有司聞其學行又
又出于蕭公之門遂薦為南陽縣儒學教諭
廉介剛毅為時所稱御史臺即就教諭選用
拜監察御史

時與同官劾某官不法直達于
文宗御覽因問兩御史何一人

無散官近臣曰無前資也
又曰既無前資何為御史近臣曰有御史之
才則正不畏強禦選用人難拘此也帝乃
以御筆填寫將仕佐郎於具銜上時人以為
榮且稱也繼又劾元復初先生先生文章固
為一代之宗而貪污泛交為清德之累辨嘗
師問之既劾而又見復初先生先生曰何劾
我而又來見我乎辨曰劾者御史之職也見
者師友之禮也且先生以不美之名非止於

此某恐先生日墮于掃地故以輕者言之使
先生退而修晚節也復初時為參知政事矣
紳後為茶酒國子監書冊無不遍閱凡某句
在某冊第幾行無不博記諸生皆歎服之官
禮部時却胡僧帝師之禮時人以為難一日
侍文宗言事俄而虞伯生學士至帝引伯生
入便殿紳不得入久立階下聞伯生稱道帝
曰陛下堯舜之君神明之主紳在外厲聲曰

這個江西蠻子阿附聖君未嘗聞以二帝三
王之道規諫也論法當以罪之文宗笑曰子
輩醉也可退明日來奏事帝雖愛其忠直又
恐中傷於伯生也文宗愛伯生如手足然是
時伯生竦懼月餘不敢見子紳也其嚴格剛
正如此

維揚舊憲吏嘗言淮東憲司官某某曾作書
寄一某官呂使者拜以授書使者拜而授之

使往彼見某官亦拜而奉書蓋拜而授之者如見某人必面其所居之方以望之也使拜而奉者代司官拜也此必於其稍尊者及平交者也嘗見北方官長稱朋友親戚壽日或遠不能親往則先寄使者或托親友轉寄必拜而授手怕一方或紵絲一端使及親有亦拜而授之到其所則代某人拜獻壽者此禮亦好南方反不及也本朝凡遇生辰及歲旦

冬至朝咸以手帕奉賀更相交易云一絲當一歲祝其長年也蒙古之地則以皮條相賀然大者遇小者則不回易回易之禮出於平交也

至正乙酉間江南富戶多納粟補官倍于往年歲由是楊希茂父子周信臣蔣文秀呂養浩等一時眩耀於鄉里未幾信臣以他贓罪黜文秀以倨慢禮許希茂父子自劾免罪以他

事見拘時荆溪士人張載之作詩嘲之曰納粟求官作貴翁誰知世事轉頭空一朝金瀨周巡檢三日維揚蔣相公希茂知幾先首罪長源陪課不言功何如林下山間者紅葉黃花酒一鍾長源者荆溪王德翁子富而無才識本故家子弟足可求入仕之門而不思反欲速貴先於希茂等十年前納粟為本州稅使陪課錢十年欲退不可故詩中反之先是

三保奴作相日富戶雜流皆可入官有至貴受宣命秋且品者時人嘲詩有茶鹽酒醋都提舉僧道醫工總相公之句至乙未丙申間國家無才識之人當朝而行納粟之詔許以二萬石者正五品於附近州縣常選內委付則詩人亦不服嘲諷而天下事可知矣三十年前承平之日或有富輸十萬斛焉得縣佐之職哉縱使有才德之士鄉薦于州縣州縣

上于郡郡上于行省已有疑難吏詰之淹滯
或達於部猶不肯商董何前日之太艱今日
之太濫也噫可痛也哉直至流於濫授宣勅
子工隸倡賤之人猶不知其所以貴者是亦
深可痛恨也哉

溧陽富民羅貴一婢之子羅中者幼嘗從學
頗習儒雅然妄誕不實為鄉中之請先是館
客廬陵婁奎謂其兄汝楫云何苦効欺狂以

累辱前人乎遂痛哭流涕予汝楫父子之墓
云邦人痛責羅中有罪

漂陽王文益字仲謙醫人子也習為儒名而
無儒行以妻貌陋遂棄母女而之他通姦於
提舉官王吉父之淫女飄泊赴都嘗有達官
薦文益於江浙行省注蘭溪州學正文益鄙
之不受入國子監九年無成母思文益而病
卒文益不即奔喪寓公僕世南在都責文益

曰汝母死逾年吾家人附訊已至四閱月矣
何不奔喪以甘事於不孝乎文益不得已乃
歸僅一載凡遊戲褻飲無不從也其兄適仲
南戒之文益怒不受戒亦不與故妻及二女
相見賴仲南供養十年至正甲申八月文益
不終制而去亦不葬其母吾兄欲助其費文
益曰待我得官歸方可營葬否則十年亦不
可葬也所助葬費未若助我行色吾兄曰助

子葬事當以二十錠今助行色可半之文益
遂行又三年無成仲南遂葬其母事為繼母
也又五年仲南為嫁其二女其妻以憂死亦
葬于姑之側後甲午年文益始充淮南宣使
陞掾史從提兵官至江西病死終身無成虛
名而已自甲申秋離鄉去至死並不作訊字
寄乃兄及親戚朋友其不孝不義惡行不可
容於誅徒以小聰明善逢迎卿相耳何取哉

可為鄉里之戒。繼文益之惡者，一人嚴瑄也。嘗議舊定器，官窑等物皆不足為珍玩。蓋余真有所見也。在家時，表兄沈子成自餘于州，歸携至舊御土窑器，徑尺肉碟二個，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質與色絕類。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辨。乙未冬，在杭州時，市哥哥洞窑器者一香鼎，質細，雖新其色潤瑩如舊。造識者猶疑之。會荆溪王德翁亦云近

日哥哥窑絕類。古官窑不可不細辨也。今在慶元見一尋常青器，菜盆質雖麤，其色亦如舊窑，不過街市所貨下等低物，使其質更加以細膩，兼以歲久則亂真矣。予然後知定器官窑之不足為珍玩也。所可珍者，真是美玉為然。記此為後人玩物之戒。至正癸卯冬，記鹹物能害人，予辟地四明，久知地卑濕，民多食鹹，其病患者多，疝氣腎癩或墜下如斗者。

或大如瓜者蓋食鹽鯉所致嘗會張謙受都
事云某長於浙西素無疝疾自至正戊戌夏
來四明因日食少鹹味竟患疝遂戒之今不
甚苦又會西域馬元德云近苦外腎癩如瓜
服藥不効蓋日食鹹故也又會崑山豪獲施
五者云其家從役者數人皆長自天都今至
四明五年間咸患腎癩亦日食鹹腥故也予
舊有脉痔疾無疝氣自至四明痔血倍于前

忽患外腎偏墜蓋鹹能走血墜腎故也姪兒
輩皆患疝自至此地隨俗日食蠶且蠶價廉
可為度歲計由是而致疾也苦欲戒之為不
能時助滋味耳

漳州有花香如蘭瓜蠟瓣如蘭其葉似栗可
愛玩土人名之曰鷹爪花取其似也

幼時嘗見溧陽東門昏鴉累萬夜飛集張巷
馬店之村不幾年日漸稀少而此處人家衰

之後集法華菴又轉集楊菴未幾又去而之
他所則法華消廢而楊亦衰矣故儲德脩有
言寒鴉栖暖地響時減村儲月必富時亦然
後去而日廢也予自至元丁丑歲初至芳村
見其宅東西竹木鬱然昏鴉亂集啼聲徹夜
後三二年鴉去木凋直至衰落而後已也諺
云山朝不如水朝水朝不如人朝人朝不如
鳥轉或亦有可信者哉

近世尚減鐵為佩帶刀靶之飾而餘于及錢
唐松江競市之非美玩也此乃女真遺製惟
刀靶及鞍轡或施之可也若置之佩帶既重
且易生綉衣非美玩之所列書此以為戒重
則勞吾體綉則損吾服何飾用之有哉
世間靜物致壽者故多且以文房四寶論之
硯主靜故能壽筆主動故不壽惟人以是觀
之可知宜壽之道

鍾山王氣者昔時在二十餘里之內自丁亥以
後氣如紫煙遠接淮西亦異事也揚州興廢
不常風水之勝又有時而興也唐人詩有云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洪容齋
筆記云女真之寇亂揚州百里之間虛無人
煙至隆興以後復盛德祐末兵亂又廢父老
嘗云自揚州至中原七百餘里無人煙至元
貞以後復盛至正甲午以後今如荒野不知

何時復興也

吳元人名鐸中丞中山人寓吳興後卒于福
建官舍肯當平章長子也平昔頗事飲食云
凡飲酒食肉遇晚膳必用白湯泡飯以盪滌
腸胃油膩不致作疾也又云丈夫居家必有
妻妾之嗜晨膳必以羊猪鷄等味或一或
兼可也凡魚腥不可食食恐傷腎氣氣非所
宜午後食魚則無傷矣

凡城郭水向西流者主居人多無義寡恩又
水不通江湖者主不產清奇之物金陵人多
薄情秦淮河西流也京口人多不富且濁水
不通流也湖州多竊盜水散漫也蓋山深處
則民厚而實水泛處則民薄而頑風水之說
信不誣矣

